



從南方吹來的風

蘇聯E·格林著 徐凱其譯

從南方吹來的風

· 農民翻身的故事 ·

E· 格林 著 徐凱其 譯



從南方吹來的風 (Wind From the South)

著者

E·格林 (Elmar Green)

譯者

徐凱其

發行者

應非村

出版者

泥土社

上海溧陽路一五六弄一一號

一九五一年七月初版。

時間向前飛馳，盡着它應盡的責任。雖然好像並沒有什麼事情可以使人快活得跳起來，但是生活在這地球上，到底還不是怎樣一件壞事情。

昨天晚上又下了霧，可是早晨忽然颳起溫暖的南風，把它吹散了。突然你可以看得到，從小小的山谷兩邊斜坡上的雪地裏，出現了多少黑黑的濕漉漉的新圓石子，和只在新近才從深雪底下突破出來，而現在從頭至尾穿過了這條長長的山谷底溪澗有多麼寬。

這條溪澗，從遠處看來，也好像是黑色的，從雪中間彎彎曲曲的流過去，遠

遠的消失在被松林覆蓋着的石頭山坡那邊。那松樹林，望過去也是一片黑沉沉的和濕透的。

我的小丘也變成了暗黑的、光禿的。當我早上從峻峭的斜坡上去上工，或者晚上回家從下面爬上來的時候，我的腳不再感到滑溜了。我的靴底踏在那粗糙的岩石面上，覺到很踏實安全。

我的小小的紅房子，立在這個石頭斜坡的坡頂上，一個向北的白色的窗子，俯瞰着山坡，另一個向東的窗子，可以眺望下面伸向遠處的山谷和溪流。

人家告訴過我，說是我可以選擇一個較好的地方，我應該把我的房子築在一個有一塊向南的斜坡的地點上。其實這麼說又有什麼用。我很願意把我的房子築在向南的斜坡上，把窗子開向南方，可是我的這個小丘沒有向南的斜坡。

代替向南的斜坡，在我的菜地後面有一堵筆直聳立的岩壁。它比房子還高，把從南方射過來的太陽光擋住了。從岩頂掛下來許多樹根和腐爛的草叢。這些樹

根和草也都溼得濕透。整個花崗石岩壁的開裂的表面，也都從頂到腳的濕淋淋的。

一個把房子造在這裏而向南開着窗子的人，一定是個傻瓜。如果你想憑窗眺望眺望，你能看到些什麼呢？那迎面的濕漉漉的岩壁和一直到它腳跟前的四畦菜地嗎？

當然，我知道孩子們需要更多的陽光。可是爲什麼不暫時忍受一下呢？庫克馬基先生不能馬上就給我另外一塊地。他極願意給我一塊向陽的山坡，可是這種地他自己也並不多呢。事實上，當時他就是這樣說的：

「我不能夠把我祖先留下來的田地，隨便一塊一塊的拿來分掉呀。」
我急忙的回答道：

「是的。那是真的。那是真的。」

可是我已經給他工作了二十五年。說起來這也該有點勞績呢。他也知道這

個。所以他說了之後便落入沉思裏。

我在他想著的時候望着他臉上的皺紋，等候着。但是從像裂縫般深刻在臉上的皺紋裏，是很難猜出一個人底思想來的。我又想從他底眼睛裏看出些什麼來，可是我也看不清它們，因為那兩片突出的沉重的皺眼皮像是兩個小小的活蓋子般的掩住了它。要從這樣一張面孔上體認出任何思想來，是很困難的，所以我站住等候着，看他說些什麼。一會兒後，他用着一種驕橫的調子說：

「你需要一塊附近的地方，這樣你便可以按時上工來。」

我回答說：

「是的……」

當我知道了他並沒有完全拒絕了我的時候，我底心快活得突突的猛跳起來。

我便鼓着勇氣說：

「不過要是你能格外開恩，給我一小塊我要求過的沼地或者森林地，那麼我

便可以利用一半的收穫來……」

但是他躁急的打斷了我的話：

「這個現在還談不到，還談不到呢。」

他轉過身走開去，臉上仍然現着不高興的神色，從口袋裏掏出了一個香烟匣來。我跟着他。可是我不再說什麼，爲的怕惹惱了他。但是我想他依然在心裏頭打着主意。

他確是這樣。他繼續走了約有五分鐘光景，那種上等香烟的氣味刺激着我底鼻孔，於是指着這兒的這個小丘的方向說道：

「那兒。那很夠你造一所房子咧。它離你的工作地點很近，而且還有些地可以作爲菜園。」

自此以後，我就成爲連接着那個高聳的岩崖，岩頂上有着一棵小白樺樹和一叢灌木的小石丘的主人了。

常常我幻想着在太古時代，這岩壁曾經崩裂了一大塊，跟我的房子一樣大的一塊，滾到了北邊的山坡下面。而現在在這岩壁和崩落的岩塊中間的一小片地方——這一整塊石頭地帶都變成了我的了。

我從庫克馬基先生那兒把它租了來，他是把它當作好地租給我的。可是我從不曾爲了這而說過不滿他的話。你不敢去惹惱了他。

有時候人們會變得粗野，固執，而有所求。但是他們會得到些什麼呢？他們得到的是解僱。不過我給他工作很久了，他不好意思解僱的。他似乎並沒有拒絕了我。他只是說：「現在還談不到」吧了。這意思就是說，有一天我是能夠得到一小塊沼地或者森林地的。只要一小塊就行了。我不需要多的。我的老天，只要一小塊沼地或者森林地，我就能夠在一年內從那上面種出許多小麥、裸麥、馬鈴薯和豌豆來。我自信我的胳膊有的是勁，我是不怕那些深根的大樹和泥爛的沼地的。我所要的只是得到這麼一小塊地，以便我能夠說：「這是我的地，我的莊

稼・」

但是，你不得不對庫克馬基先生保持善意而不去苛責他。他是不歡喜人去惹惱了他的。而我曾給他工作了二十五年了。工作了這麼多年，結果被解僱，到底是一件可恥的事情。所以我就不再說什麼，只是盡力使自己的生活在那個小丘上勉強度過去。

幾年前崩下來的岩塊，擋住了繞過我這小丘流向漫長的山谷的溪流。雖然這溪流終於繞過岩塊給自己找到了出路，可是它到底不得不向上了一點。這樣，在岩塊的前面便形成了一個深水潭，這水潭恰好給我當作井用。潭裏的水總是潺潺的流着，鮮潔而像鏡子一般的清澈。它繞過岩塊，像一道小瀑布般的奔瀉到下面山谷裏去。

面對着水潭和岩石，我用木板搭了一個小小的浴室，它底四角支在四塊小圓

石上。這是一個很小的浴室，沒有什麼更衣室，不能同時容納二個以上的人。可最通到底總是我自己的浴室呵。

那些造房子用的木板和釘子，我是向庫克馬基先生買來的。我也向他買了造爐子的磚頭和大鍋。對於這些，他都不要錢。他只是把這記在我的帳上，將來用工作抵償，可是他說那隻大鍋值錢不少。

那房子他也不要我一個錢。我也只是用工作慢慢的償付房子的代價，就是這樣。每年工作二十天。最初他要我為房子工作三十天一年。但是那到底是一座極小的房子，裏面只有一個房間，而從外面看來，它更像是半間房子。這樣他便定為每年幹二十天活，作為抵償房子的代價，直到我死為止。

我算了一下：為了償付浴室的代價，我得幹十八個月，那所房子的二十天工作一年的代價，實在並不算多。到了我的兒女手裏，這房子就成為他們自己的了。

我的太太也和我有同感。當她知道了我接受了那些條件之後，她底面孔怎樣的閃耀着光輝。我們在普通工人宿舍的一個擁擠的小房間裏住得太久了，在那兒我們除了一張床、一張桌子、和兩個櫥子——我們的孩子就睡在這櫥子上——之外，什麼都沒有了。我們沒有我們自己的廚房或者一個浴室，而現在我們什麼都有了。這就無怪我的愛爾莎的圓圓的紅面孔要閃耀着幸福的光輝了。

只有維洛不贊成這個新的家。他說：

「哼，住在索密的幾萬山民又添了一家。住在岩石上抱着石頭，當作自己的幸福……」

但是對於一個從來不會想到土地的二十五歲的傻小子，你能夠希望他些什麼呢？他那樣想，因為他在卡里·波占巴的乳酪廠裏學會了製造牛油和乾酪，便自以為懂得了生活上的一切智慧。可是他還太年青，太傻氣，甚至都不知道少說幾句話，他底嘴竟連兩分鐘都耐不住呢。

善於譏笑別人，並不就表示你的頭腦比別人的來得聰敏。如果他向那些比他沉着而不愛多話的人開玩笑，他就不這樣想。當他講着兩個老芬蘭人底笑話的時候，顯然他是在取笑着我。

那笑話實在沒有一點可笑的，只他一個人大笑着——愛爾莎只不過爲了禮貌的原故跟着笑了一下，就是這樣。真是的，這有什麼可笑的呢？兩個老芬蘭人到樹林裏去幹活，路上他們看到了雪地上有着兔子的腳印。其中一個說道：

「這兒來過兔子呢。」

他們走進樹林去，在那兒工作，直到中午。於是他們在一段被砍倒了的樹木上坐了下來，喫了中飯，重新開始做工作，直到晚上，於是便回家去。當他們重新走過那些兔子腳印的時候，那另一個老頭回答道：

「是的，一隻兔子……」

在這個笑話裏我看不出有什麼可笑的。我看那個說這笑話的人有點過於誇

張。爲什麼那第二個老頭要到晚上回家時才回答，而不在早一點，譬如說，在中午，在他們喫中飯的時候回答呢。

如果他完全不說這種無意識的話，而向他哥哥多表示一點尊敬，將會更好一點。從他底哥哥那兒學習一點道理要比向他開玩笑有用得多。

倘使他更看重我的忠告，他那間在跳舞會裏，就不會自討沒趣了。那跳舞會本來是給紳士們受用的。他們是自己掏腰包租來的地方。他可却要冒冒失失的闖了進去，彷彿是誰請了他去似的，而當人家趕他出去的時候，他又大鬧了起來。要是當時他哥哥在場，他準不會讓他丟這份臉。

幸虧那兒站着個警察把他拉開了，不然他就難免要喫虧了，因爲那個年青的維多里·庫克馬基已經取下了眼鏡。維多里·庫克馬基除下眼鏡來便不是個好兆頭。這時最好是向後跳開。大家都記得他跟那些蠻小伙子——如像阿維·梅列柯斯基、陶諾、約爾維南、瓦普·沙羅、艾特·伏里拉等鬥拳的結果。

維洛也還應該記得，而不應該衝進他不應該去的地方去。可是他竟闖了進去，甚至都沒有注意到維多里·庫克馬基正在說什麼。於是維多里·庫克馬基終於坦白的說了：

「請出去，不然你會碰到麻煩的。」

他說這話的時候，他那整個瘦長的身體都立刻緊張起來，準備着動手。大家都知道，他一動手，他就會像一架機器似的，說要拳頭落到那兒就落到那兒。

但是維洛這傻小子準是忘記了這個，因為他繼續衝了過去。幸好有個警察碰巧在那兒站崗。他立刻明白這情形，便攔住了維洛，要他出去。維洛出去了，可是在他出去之前，仍然向小庫克馬基威嚇的說了一句：

「我要使你記着這個。」

小庫克馬基只是笑笑。對於這小子的那種愚蠢舉動，他還能報以別的什麼呢？他笑着，聳聳肩膀，又把眼鏡戴上了。

但是倔強的維洛決定要報復，當那些闊人的孩子們在那同一所房子裏舉行另一個宴會的時候，他又闖了進去。幸好小庫克馬基先生因事到海爾辛基去了，只有他的妹妹，瘦長的、黑頭髮的希爾達在場，她是從大學裏回家來度假期的。我沒有想到過她跟她也會打起架來。有人甚至說她竟至於使他答應了決不再來跟她哥哥鬧架。我可不知道那個——那是他們的事情。總之，他是一個莽撞的人。你不能够希望他會幹出什麼有理性的事情來。

在卡里·波占巴的乳酪廠裏，可以說，除了在那兒充當工頭的廠長的兒子依里斯之外，沒有什麼真正的人了。他知道人生活着是爲了什麼，便一直的向前幹去。他真是一隻好鬥的雞，而當被召參加守衛兵團的時候，他立刻就報名參加，因爲那裏面全是些鬥雞呢。他們全都準備着爲鬥爭而拚命，假如需要的話。他什麼都不怕，什麼都不，他常常明白的在人跟前宣稱：

「我們要叫他們瞧瞧我們的顏色，他媽的，我們要幹一番事業，讓我告訴你。芬蘭人天生要在歷史上扮演一個偉大的角色，而我們就正在準備着履行這個任務。我們將首先去收拾俄羅斯，然後各國自會來幫助我們。布爾什維克黨必須打垮，他媽的，不然：他們會把整個世界都吞了去。我們首先要做這件事情，因為我們是世界上最勇敢和最強悍的人民，他媽的！再者，我們到彼得里最近。我們要把彼得里從他們手裏拿回來。那也是我們的城市，他媽的！我們還要把他們的北部拿回來。那也是我們的。芬蘭民族住在那兒。俄羅斯人對於北部的東西什麼也不知道，只是阻礙着我們，他媽的。芬蘭將成爲一個偉大的國家。記着我的話吧。你記着它，他媽的！……」

當他說這些話的時候，他常常總是緊握着那把尖頭小刀，他那看來像是兩顆發亮的鈕扣般的小黑眼珠恐怖的閃爍着，還露出着白白的牙齒，嘴唇上豎着一撮